棕亭古文鈔

棕亭古文鈔卷之四

全椒　金兆燕　鍾越

浦掞子傳

浦琳字天玉揚州江都人少孤貧十餘歲無立錐地日持箒掃街市積土棄礫至河濱淘漾之得分釐以自給夜則宿街亭中爲巡邏有遺金於路者琳覓其人數日還之其人欲分其半以贈琳曰吾日掃街塵足以不餓予之金有盡吾之金無窮也卒謝去之琳不讀書而好行善見人有骨肉相傷朋友相棄者必力爲勸救之一日過市肆聞坐客説評話悅之曰爲善爲惡其報彰彰

如是奈何世之人如叩槃捫燭擿埴而索塗哉遂曰取小說家因果之書令人誦而聽之聽一過輒不忘於是潤飾其辭摹寫其狀爲人覆說聽之者靡不動魄驚心至有欷歔泣下者揚城士女爭豔羨之琳體肥右手短而捲人呼之曰枇子春秋佳日絃管雜遝中必招致浦枇子說書以爲豪舉琳於是挾厚貲盈利濟人嘗冬日說范叔綈袍故事曲盡凍丐之狀於富室諸女郎前且曰我少年時亦猶是也我將罄所蓄製綿襖施凍人種來生溫燠諸女郎感其言盡發囊餞侍女寵妾亦有脫簪珥以助者是冬而寒雪深三尺而城內外乞兒無不

秋續者琳之力也揚城街道久未修治溝渠堙塞每霖潦則不可行琳曰吾幼以街爲食今可忘街事乎倡議捐修數月而工畢琳終身不衣紬段食止魚肉見山海珍錯則不下箸曰貧賤人安可折後世福耶無子有女四人以其壻李姓之子爲孫名繼宗而傳其技於弟子張秉衡陳天工皆有聲壽年五十六卒

金櫻亭曰賢者好讀書不能讀者亦好聽書耳治與目治一也昔柳敬亭挾其技遂與名公卿游浦琳之名雖未聞於當路然席豐履厚至於沒齒且能作諸善緣鄉里稱爲長者詎不偉哉青州劉跋子見知於司馬溫公

遂爲奇士捴予不好名無知已耳使其俯仰隨人稍結交於當世安知不與柳麻子共千古也

亡室晉孺人傳

孺人卒於乾隆四十八年十月二十五日踰月渴葬未有志銘旣小祥兒子臺駿請於余曰大人爲人作傳多矣盍爲吾母立傳余應之曰古者婦人無傳自劉向編列女范蔚宗作後漢書乃因之有列女傳汝母處隆盛之世隨余以卑秩受七品

封無異行可述不傳可也然一二瑣事有可以爲子孫訓者試爲汝告之孺人姓晉氏余同里人年二十歸於

余余家貧甚孺人家亦貧嫁之久假他氏衣飾迎以至廟見後脫釵釧易裙襖入廚操作無幾微不豫色是時余以鄉試失解而得補獲雋者之缺為廪膳生聞者且慰且賀孺人曰此小得失何足言大丈夫當以文行高天下富貴貧賤身外事也余時為他宅童子師所得脩贄皆以奉堂上私室不名一錢同里吳岑華先生父執也贈余白金三兩適孺人伯父有市肆在蒙塾之側謂孺人曰以此置吾肆每日與爾子錢三孺人諾之余蚤出暮歸歸即持三錢來孺人一月可得九十錢而私用足丁卯歲余與外舅同舉於鄉或謂孺人曰汝聞夫捷

不如父捷之喜何也曰吾父老矣不可以更有待矣戊辰會試余與外舅俱下第余歸新安省視先府君於休邑署中而外舅客游山左俄卒於歷城凶問至孺人水漿不入口者數日然以隨任官署泣而不敢哭府君曰聞赴而哭禮也乃設位遥奠命之哭孺人一哭失聲悶絶者竟夕奔喪歸里由新安富春取道杭州至京口渡江而北塊居舟中終日掩袂余上嚴陵釣臺謂孺人曰此古之高士伊之妻仙人梅福女也孺人泣曰君慕嚴子陵是也梅仙此時可再見乎嗚咽久之仲妹之夫孺人之從弟也迎娶歸與余同舟抵京口孺人誡其弟曰

此地人稠雜而汝屢登岸以鮮服遨其間盍慎諸是夜果被偷兒盡竊其衣以去府君致仕歸家益貧余爲菽水客游四方覓膳謁醫惟孺人是賴辛巳落第歸省府君病已篤與孺人扶持左右晝夜不眠者三月治喪甫畢冰雪之中仍卽饑驅而出是時行者持空橐居者無儲聚但於靈幃前相持一慟而別回顧孺人身上尙無複襦也丙戌余得第聞璉孫生旣南旋仍留滯邗上而孺人於九月染時疾幾殆余聞之遽歸旣愈後余詢孺人致疾之由孺人曰九月十四日君舅忌辰捧杯酒酹木主前因思今年兩事皆君舅所最望之切者而獨不

得見淒哽於中垂淚而食因致疾耳戊子春余得揚州教授將之任孺人曰骨肉至親待食者衆恐廨舍不能容也乃獨與余先至署拓其旁宇盡迎以來署以內食指七百一日食五斗米內外大小井井然每日餔以巨桼羅杵椀竟丈餘孺人一一均授之畢然後食或自食無餅桼則均分已罄矣庚寅夏冢媳亡有人欲爲臺駿謀繼室者孺人曰君以從弟之貧娶孤子鞠育至今今其子已長尚未婚一不了事也亡友之子攜之來者才俊人也已爲之聘亦當娶矣於是先爲從子娶爲亡友之孤娶而後爲臺駿繼娶焉長女早寡攜其孤女大歸

有高郵秀才在賓館中孺人器其才以外孫女妻之秀才曰吾孤貧僅有一弟吾贅於此吾弟將若之何孺人曰招汝弟來可共處也其弟甫十歲處余家數年遂讀書能文克自成立孫璡童幼能詩友人有女年相若亦讀書耽吟詠欲以儷之孺人曰娶婦嫻女工在中饋足矣閨房之中朝夕唱和男子則學業荒女子則家政廢甚不可也卒辭之余以知縣需次迫就銓孺人曰君才疏而性曠不可任百里也乃以國子官遷擢去己亥冬余入京供職孺人挈全家以歸辛丑余歸里孺人年六十矣壬寅爲璡孫納婦癸卯余客揚州孺人卒於家

椶亭子曰不用婦言而亡古人悔之余以國子官請急歸里絕意仕進仍得於山水花月之地嬉娛暮年孺人一言之力也交游半天下而知己乃在閨中詎不異與

任頎從爾雅注疏箋補序

爾雅一書非經也蓋周秦之間經師各記其義以備遺忘者其時毛鄭諸人未出說經者無所依以爲訓詁黌舍之中但以是編遞相錄授亦如漢之急就唐之蒙求云爾是書也古之里塾童子所誦習者今之槁項黃馘自命尊宿者猶不能窺其一隙豈古與今降才爾殊哉今人之不如古者其端有二一在攻舉業者耗其精於

摛辭之文一在談風雅者溺其志於浮華之學二者臧穀之亡羊一也任君領從於書無所不讀而不肯以虛夸無用之文入其目一日以所譔爾雅注疏箋補示余余讀之兩月始竟考據精覈議論閎偉眞郭邢之功臣詎僅爲尠見者饋貧之糧哉昔胥臣多聞子產博物見稱於列國故曰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今之抱兎園冊者旣不足與言而一二君穎之士又復以嘲弄風月虛竊謏聞而究之蘭蕙莫辨蟹蜞不分廣座之中偶舉蟲魚循聲懡㦬亦可羞矣昔羅鄂州自謂其書指毛命獸見末知根其負如山其涵如海自譽如此而人不以爲

考任君之書眞無愧斯言而猶欿然深不自足質其疑於擿埴冥行如余者充任君之所學其可以管蠡窺測之也哉

聿云吉儀禮章句序

朱子謂儀禮經不分章所以難讀然古之學者先離經而後辨志則章固宜分句尤不可苟也論語之孝乎惟孝書之延洪孟子之陶冶舍子叔疑句讀殊而意義遂別如此者殆難枚舉譬之於樂章不分則亂其宮而不諧句不分則徐其拍而不協欲其始終條理繹如皦如不亦難哉昔魯徐生善爲容至以容爲禮官而子孫世

與之使讀經而於其登降進退出入上下之際分合不清則其容誤矣他經語助多易於爲句儀禮排比質實非心會其意而身體之有不易得其句讀者韋君云吉家傳禮教受是書於庭而肆力焉凡鄭氏敖氏之解聶氏楊氏之圖精覈覃研旣爲儀禮集解一書而尤慮讀者之陟無其梯而渡無其筏也乃更爲之章句使開卷瞭然不致有期期艾艾之苦經師授業先以是書具訓於蒙則呻其佔畢不必多其訊言其亦事半而功倍矣

辨證錄序

人之一身猶天地也天地之道誠而已矣誠則形形則

著誠於中未有不形於外者也脉之妙處不可傳故以病之形狀證之而腹內之癥結見矣而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猶折獄者五聲之聽云爾顧病之爲證紛紜雜出多在疑似之間失之毫釐謬以千里爾造相爭各執其左驗以爲質非明斷之吏鮮不爲其所惑者是在虛心善鞫細以辨之而已扁鵲何以知僖公扁之志強而氣弱蓋見其足於謀而寡於斷也何以知趙齊嬰之志弱而氣強蓋見其少於慮而傷於專也夫僣生之病尚有可驗之證況在皮膚腠理之間者哉此朱華子辨證之錄所以爲治方之準繩也雖然豈惟八哉

牛夜鳴則庮羊泠毛而毳羶犬赤股而躁臊鳥皫色而沙鳴貍豕盲視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螻凡有血氣莫不皆然誠之不可揜者彰彰如是人惟未克先積其誠而與之遇斯誤者多耳由是推之堯舜三代榮衛沖和無病者也周末之病痿痺秦嬴之病狂躁漢之病內傷不治唐之病外邪不解宋以虛弱而潰於癰疽二以沈迷而傷於藥餌皆有其證而皆未能辨之以至於亡也明乎此者可以醫人可以醫國

楊氏族譜序

楊氏自四世五公而後惟關西為巨族其散居他處者

皆寶震之裔也自唐世履道新昌靖恭三家鼎峙其支派蕃衍遂難鳩族而沿泝之矣江右楊君效先以其族之夫而漁也譜之以貽其後人其子鳳文恢文蔚文紹文纘承其志而書以成余自幼識效先而與恢文交最久鳳文蔚文爲名諸生有鄉里令譽余神交之一日恢文出其譜示余余讀之而有感也唐世之楊無論矣即明之建安新都赫赫一時者不數百年其子孫皆不可識豈非門祚使然與抑亦家乘之不修也恢文以青烏之術世其業海內閥閱之昌熾者半由其父子營度之力居多宜乎救貧之絕學久而彌彰而三書集門可爲

君家兄弟預券也

俞氏支譜序

禮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五世而遷之宗夫五世而遷自爲小宗則較之大宗如九達之道九派之河其塗愈歧而易迷其源愈遠而難泝故古者立宗法必先考支分支爲宗之條幹而實所以衞宗者也自後世宗支不明而族姓遂紊瑯琊太原兩王不同祖博陵清河兩崔不共族迨至末流專重族望遂至唐祖李聃宋祖趙武荒渺支離不可致詰豈非支之不明遂宗之莫考耶嘉興俞氏自給諫公立名中朝編修檢

討兩公大闡其學家聲以振檢討公之子巽園先生遷居揚州文行冠江左子安國益纘其家學聲嘖嘖兩淮間今少司空劉公掌教安定書院時奇其才以女弟妻之安國兄弟五人俱孝友能文章其下大功同財之弟兄皆佼佼可造俞氏遷揚州甫三世耳而根深實茂隱然爲磐石之宗嗚呼是豈無所本與古者大夫去國必載宗祏而行馬班成史書自敘其世德甚悉葛藟之芘豺獺之祭人之情一也安國一日葺其支譜示余而索余言以爲弁余受而讀之世系謹嚴分合明晰上以接嘉興之大宗而不失之鑿下以開揚州之小宗而不慮

其謫語簡意質紀載詳備雖家乘也而三長備焉昔俞之先世如拊之醫瑞之琴皆以絕特之能獨有千古安國承其弓冶之世業而益大之其樹立必有大過人者其於俞氏殆爲不祧之宗也已詩曰本支百世自今以後繼繼承承月有所增歲有所續他日考國史者將於此採擷焉豈第供內譜之學作氏族之志也乎

送朱澹泉歸涇上序

昔人以富貴而歸故鄉爲晝錦之榮此何其視富貴太重而所以待故鄉者太輕也士君子抱道在身懷才欲

試斷不能因重去其鄉而遂終懷其寶而不用於世如我之道既行而才既展則用世之願既畢而思鄉之情倍深矣如是則富貴可也不富貴亦可也如必衣錦而後晝行則被褐而懷玉者將終其身夜行乎哉朱君澹泉客游於東諸侯者三十餘載一日命舟楫載家累自揚州泝江而上將歸於涇川兆燕澹泉之深友也舉酒而酌之且曰君之客久矣何歸之決也澹泉曰余客游半世囊無一文豈若位尊多金者歸以自豪云爾哉余既老且病視天下所居之地無如吾鄉之樂吾歸吾鄉吾處安宅矣兆燕曰君之先人亦終老於鄉者乎澹泉

日先君子亦老而後歸者也先君子生不肖於南昌六齡失恃至十二歲先君子命之曰吾甚思歸而不可得今遣汝歸使知鄉里土風異日不至爲桃梗之泛也不肖家居三載復至江右受業於夏知畏夫子之門同學者爲裴叔度饒鬯南諸君二十歸娶家益貧老父尚客游不獲返輒轉困蹈者十餘年嘗隻身負笈入都門圖進取之階迄無一成途窮而返遂慨然曰歲月逝矣必待取科名登仕版而後有濟於物恐終身爲濩落之材也苟足行其志何必尸其名於是歷應諸侯之聘居幕府者三十餘年然性如壹宿之雎不喜屢移棲息所

游歷者惟吳江一縣常鎮揚三府蘇常淮運兩司而已
吳江令王公藻垣常州守黃公靜山鎮江守蕭公紫翔
揚州守曹公瞿園蘇方伯郭公寻肩彭公六鈞許公吉
人淮運使盧公抱孫趙公愐齋蔣公戟門鄭公退谷邊
公騫峯此十二君子者莫不推腹心以相待而吾惟自
殫樸誠勉竭心力硜硜愚拙不敢自欺以欺人是以賓
主之交始終契合從無半途而廢也今者鬚髮皓然兩
目已昏豈能復了官事哉憶昔奉先君子暨繼母歸里
就養先君子沒後即歸先母之櫬合葬家山吾本不欲
暫離邱墓乃以饑驅而出心耕筆耒至於頹齡吾何嘗

一日忘吾故里哉且吾中年喪妻晩年喪子備嘗茶毒而今者孤孫業已成童兩幼兒俱離襁褓桑榆之景尚可自怡且吾弟與吾同客居者十餘年今亦漸就衰白相攜而歸閉戶匡居聯吟對酌致足樂也吾歸吾鄉吾處安宅矣兆熊聞之肅然思愴然念也人之求富貴而不返其鄉者聞朱君之言其亦可以省哉爰次其語爲之序以貽之

李愚齋先生詩詞偶刻序

吾椒楊道行先生當有明隆萬間以風雅播海內與王李齊名距今二百年無復誦其遺集者里人亦罕道其

姓氏蓋近日士大夫類皆操帖括發策決科而斯道廢閣不講久矣息齋李先生余大父行也少磊落拔俗於書無所不窺詩古文詞務發抒性情不屑屑綺章繪句自卓然成一家言且篤於孝友弱冠偕伯兄寓圃先生隨父宰鼇江多所贊佐是不獨其所學者邃亦其才有不可及者也性孤高少許可凡有所作惟弟兄迭相唱和寓圃沒後先生悲不自勝益閉戶不與人接嘗弔影獨憐淒然成詠得數十章曰雨牀淚草晚年司訓會城爲白門騷壇領袖尋遷練川遽告歸年過六旬猶銳意古人之學屏跡小齋朝夕溫經史數卷累月不出而雖

誦聲達戶外嘗一日邀余飲謂余曰昨夢病革呼君就牀第示君詩曰千秋不朽事相託意珍重不爲作佳傳定遣君腹痛此夢甚奇君識之勿負所託也余曰小子譾陋胡能表章先生萬一然恐貽巳疾安敢辭相視大噱引滿舉白盡歡而退今年春將游天台因檢淚草與二酉秋吟及長調四闋合梓入行笈而命余爲序因縷述先生生平使誦其詩詞者想見其爲人無異乎讀先生之傳且以知吾椒擅風雅者前有道行後有先生也

吳胥齋詩集序

胥齋客死而無嗣返葬新安始得族人三歲子以爲之

後寡妻食貧爨煙不繼其門生崇明張君既經紀其喪且哀輯其遺詩以付諸梓而索序於余余惟魯齋之持身居家事事以敦篤誠摯不欺其心爲學宜天之所以報魯齋者必厚乃魯齋早歲舉於鄉迄不得一第宦游江東攝令篆幾徧數郡而終未眞除兩子已成童輒中道夭悼亡後家於異地續就昏姻遂鬱鬱成疾以沒嗚呼天之所以待魯齋者固若是其酷與雖然天之於魯齋不可謂不厚也使魯齋貴而富富而有子而持身居官事事不可以對人不惟弄麞伏獄貽譏身後即秋壑鈴山風雅蓋世祇彌著耳其視魯齋爲何如者然則魯

齋今日固可以無恨也魯齋詩長於諷諭尤喜表微闡幽褒揚忠孝之大節傷離贈別之作語必感人蓋其性情之地有獨深焉者也夫詩家沈薶詩瓢沒滅古人之抱憾者何限而所忠所得獨封禪諛媚之辭身歿而其言立乃不朽耳魯齋有知其以余言爲然乎哉

方密庵詩序

詩與字古人之所以教小學也三代以上人人童而習之家喻而戸曉焉故其時無書家亦無詩家書盛於魏晉書之衰也詩盛於唐宋詩之衰也使如燕之函粤之鎛人人能之則鍾王李杜其名不足稱也已自有明以

經義取士而詩與字遂爲學人之賸技才俊之士即出其餘力以爲之而兼之者蓋寡是豈才之有偏至哉進取之道不係乎此則亦隨其天之所至而已密庵先生以書法獨步者數十餘年今讀其詩集知其於吟事之專亦復有如池水之盡黑而退筆之成冢者是殆欲合鍾王李杜爲一人而獨有千古也與

方密庵制藝序

惟古於文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竊是言也吾嘗疑之剽竊者雖不工然所剽者猶古也既曰已出則已之文云爾何古之有哉乃今讀密庵之文而信之密庵於書

無所不讀而其作文則不肯蹈襲他人一字及脫稾示人人讀之者或以爲思泉震川或以爲正希大士不名一物而一篇出必有一古人肖之谿庵顏其所居之室日茹古齋其意深矣

汪午晴花韻山房詞稾序

憶昔二十年前隨宦休邑每於城西柳塘尋方壺先生舊蹟愛其山水明秀使人意消知此中有絕妙好辭在閱十餘年午晴太史作宰興化余亦爲揚州教授以公事趨府見於廨舍一見如平生交暇日以所作楊花疊韻詞寄示讀之不忍釋手乃知霞箋玉滴之奇自其家

法昔日之徘徊柳塘求其人而不得見者乃今得亟見之自是鄭僑往來大半皆長短句厥後以憂去官淶居郡城遂與余相鄰比更唱迭和無間朝夕今將入都門謁選人瀕行之際索一言以弁其詞稾余嘗謂詞家少於詩家而詞人之嗜詞必甚於詩人之好詩猶夫嗜茶者少於酒人而其嗜之篤亦倍於酒人也昔年旅食京華交游中談此藝者甚夥今璞函已爲異物蘭泉猶在軍中辛楣已持服歸里余所識詞家止施郎中小鐵侍監丞補堂尚在

輦下近日揚光輩聲珥四庫之筆者趾踵相接必有出

其餘技寄嗜於倚聲者試以余言質之當以爲何如也

何金谿皖游草序

己巳秋金谿先生將赴皖江余踵門爲別見禿襟朱纓踞坐者數人或怒而呼或撫掌而笑似詈似詭大抵操土音余不辨也先生出坐者起而諱余叵耐退立於其堂西偏見先生從容與之語神色自若言畢探懷中詩揖余曰阿蒙城二喬宅吾神游久矣乃今獲如願小別不足道聊以爲紀行發端耳蓋先生緣蜚語牽連故被逮赴質乃名在鞫簿者三年而讀書日益勤譔著日益富大吏亦以此重先生白其事得不坐比歸相見喜甚

索其游槀紙勞墨瘁不可讀今年春乃鈔錄成帙乞余言爲弁余取而讀之未嘗不歎先生之人之不可及也莊子云簸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蚊虻噆膚則通昔不寐人當寢食細務稍有棖觸猶未免怒於室色於市其有被重誣而處之若無事如先生者乎今讀先生詩於山川形勢及昔賢忠烈與興衰治亂之所以然無不攟見核闡析其微正其謬而絕不作一不平之鳴以傷溫柔敦厚之旨噫是亦可以見其所學矣夫人惟所學者大而後得志則足爲世用不得志亦足以自娛而不爲物累若夫拂逆之至稍自好者皆能夷之曾何足以

入學道者之罔而芥蔕之哉余故讀其詩而論之如此至其詩之工則能詩者自識之余不復贅也

鄭竹泉先生詩序

兆燕昔在新安時入龍尾山買硯大者小者方者圓者如斧形者如風字者金星者眉紋者共得三百餘硯擇其細膩者數十作字時一一試之稍不稱意屏之勿復用至今所寶而貯之者得三硯焉又入黃山買松俯者仰者拳而曲者支離而拏攫者共得二百餘松擇其古秀者植之盆中裁之以翦牽縛之以繩每晨起循玩有不當意者輒棄之數年來僅留五松始吾之見硯與松

也無不以爲佳石也奇卉也精而遴之硯得其三松得其五慨然曰使吾非盡購此硯與松安能得此硯之三松之五然使吾盡存此硯與松人又安知此三者爲硯之尤五者爲松之特乎鄭丈竹泉先生以詩名海內者四十年乃手删其稾僅存數百餘篇兆燕取而讀之返虛入渾積健爲雄司空表聖之所謂第一品也昔張爲作主客圖以白居易爲廣大教化主蓋亦震驚其卷帙之富耳高岑王孟合之不及長慶集之半而千秋壇坫奉爲大家詩之傳又在多乎哉吾於先生之自訂其詩而忽憶吾之松與硯也因述之以質於先生

汪茉谷補錄詩冊序

汪君茉谷捧一冊泣然告余曰此吾先大夫恬齋先生韓江雅集中諸前輩詩也作者共十三人先大夫詩已刊置集中獨未書入此冊蓋是時以他事牽率未遑援筆或更欲刪潤以致稽遲後羼入他帙中不復檢視因遂遺忘之也玆事距今已三十三年而靈光巋然惟閔丈玉井在小子於陳編叢雜中得此悲不自勝爰敬錄先大夫作竝述其顛末且與家弟愚谷各和一章附諸紙尾感歲月之易流悼良會之不再將持此冊徧求海內諸名宿題詠其後以志不忘子其爲我序之余受而

讀之益歎莱谷之能繼其先志而不使隕墜也記曰父沒而不忍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夫人子朝夕侍庭忽忽不覺及父沒之後則斷簡零編片楮隻字皆不可復得之物其忍棄諸敝簏而漫不省視與莱谷之寶襲是冊而不敢失墜蓋誠有大不忍於中者也當時作者共十三人不為不多矣乃三十餘年僅存一老又何其澌滅之易如此也友朋會合飲酒賦詩當其時亦似無足致羨而轉首之間偶一追憶遂為此生難再之事又況千秋萬歲寂寞身後者乎古人之於金谷蘭亭必誌其歲月列其姓名良有以也此冊為乾隆癸亥閏四月二

十六日集張漁川四科南軒試惠山泉而作同用黃濬翁韻曾者厲樊榭鶚程自溪夢星王梅沜藻馬嶰谷曰琯半查曰璐方環山士庶西疇士庭陳竹町章對漚皋陸南圻鍾輝閔玉井華其時恬齋先生玉樞齒居程厲之間爲詩社魁首今諸君子已歸道山不聞松下清風猶有判產而玉井一叟八十之年衰病無嗣見者慨然然則茱谷愚谷坐擁遺書日對其先人手澤而吟諷之其眞人生之厚幸而恬齋先生之所以貽厥之者可不謂久且遠也夫

道光歲次丙申孫琨謹編次

曾孫疇

醍校字

棕亭古文鈔卷之五

全椒　金兆燕　鍾越

汪茱谷詩序

六經同貫而詩獨以道性情情者性之所發也則忠孝其大端矣孔子論士而本之於稱孝稱弟論詩而推之於事父事君然則人苟不自篤其性情而攄之於忠孝則才雖華不可以爲士也句雖工不可以爲詩也吾友汪君茱谷席累世讀書之業家本素封而於聲色狗馬之習一無所好獨好爲詩蓋其先尊人恬齋先生於邗江雅集諸老中爲巨擘以詩名海內者數十年茱谷與

其兄若弟少承庭訓方入小學即課以有韻之文故茱谷之於詩如饑渴之於飲食無頃刻廢頁郭有園饒於水石日與諸昆季唱酬不倦毎撫其遺構懷厥先澤輙興明發之思相與勸勉迨

翠華臨幸

錫名九峯感異數而紀

鴻恩者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蓋其性情之真摯有得於天者故其詩溫柔敦厚纏綿悱惻於有唐初盛中晚之界不斤斤模擬而𠕋咏恬吟無一不合古人之尺度余與茱谷以詩交垂三十年而茱谷之詩則進而益上毎

有唱和輒自愧不能及今茱谷屢受
天子恩顧行且以其忠孝之忱洋溢於筆墨者舉而措
諸行事焉吾知茱谷其又以餘事作詩人也

禹門詩稿序　珠湖釋如震慧海

余少讀九僧詩而嘆文字禪中以定生慧非鈍根人所可企及後游宦揚州凡郡城大刹無不遍歷而以風雅作世外緣者僅建隆寺之夢因金粟菴之竹溪結契最密夢因示寂後余遷官入都遂與揚州舊侶如隔塵夢數年來仍客邗上則建隆學詩之僧道揆已化去巨超游踪不返但時過金粟與竹溪作往來二老而已一日

在竹溪座上逢一僧讀其詩淸而有味澹而彌旨大異之僧曰予十五六時在建隆方丈曾一面君君忘之乎伊時予卽學韻語而未敢以質大方也余回憶二十年前如蕉鹿之夢侘傺久之應器在手草鞋在脚何日是放下著也因書數語弁之乾隆丁未秋日

朱冷于蜨夢詞序

乙亥之春客游吳門寓居鄭文竹泉之胡蝶秋齋時風雨浹旬杜門不出主客尠歡日成小令數闋以相娛嬉一日有客笠屐叩門冒雨入室則朱冷于先生也竹泉爲兩家驛騎談諧甚歡翌日至冷于齋中讀其生平

所作婕夢詞全帙時天宇新霽庭花亂開命酒狂飲至日下春雨少君各出牋箋索句與冷于相訂秋風買棹作林屋之游後余客禦兒遂不克果此約又數年再過之則冷于已歸道山雨嗣君亦以事他出行門庭悵然而返每於燈昏月墮客懷寥闃之時未嘗不追憶舊游怱怱如夢今年右陶同學因若溪仇君霞村寓書於余且以婕夢詞雕本索余爲序孤館寒牕冷唫數過五中懷鬱不異聞笛山陽人生似夢此語亦老生常談耳然以余與冷于一見遂訂久要一別遽成千古夢緣之幻殆無有甚於此者冷于今日夢耶醒耶霞牋玉滴中

栩栩然呼之欲出他日一棹平江與右陶諸君子重敘十年之舊其又於夢中說夢也夫

揚州古觀音寺同戒錄序

佛說有云波羅提木叉住則我法住波羅提木叉滅則我法滅是故衆僧於望晦再說禁戒謂之布薩布薩者淨住也謂身口意如戒而住也夫天人師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應跡西乾法流東土諸經之中戒經爲最而其教人乃矜矜於妄念攀緣日用纖悉之事至於食必應器起必著衣行必偈咒臥必右脅乃至三千威儀八萬細行若取斯人而一一束縛之夫佛豈好爲是束

縛斯人之具哉此正所以憐愍後世弟子而渡之以筏也息凡和尚得一生補處於宣州出家飛錫至揚拔荒剎而居之曰古觀音寺初至之日敗簀破垣不蔽風雨息公修三十七品菩提道法誓不退轉道力所被感動十方皆獲檀波羅密不數寒暑金碧煥然勤行之士聞風槩集今於甲午春爲諸弟子登壇說戒而請余一言爲敘余於揚城內外招提蘭若無不徧歷但有高行僧必與作方丈友然實力修持作苦行頭陀者無如息公而息公語余曰吾精力盡於此矣吾豈能必諸人之盡克囘向哉吾以盡吾心而已余曰法猶燈也戒猶籠也

師知爲龍而已燈以傳燈安知其所終極哉抑又聞之
學道如餐蔗愈進愈佳今日諸有學無學人一聞師說
皆作新發意菩薩譬如旃檀香風悅可衆心從此由戒
生定由定生慧捉一草拈一花皆可悟道乃知嚴淨毘
尼眞非束縛斯人之具也高謝四流俯宏六度願心笁
及第歸者各各勉之

游子吟序

詩三百篇自生民元鳥上陳稷契下迄陳靈公千五六
百歲之間其列國之風俗貞麗盛衰治亂之由靡所不
載惜南陔白華孝子之詩亡其二焉八人子終日侍庭

闈盡潔白之養愉色婉容自發舒而不可已至於眷戀庭闈心不遑安則幽憂憔悴有魂夢靡依者故束廣微補詩而首以游盤爲戒也然陟岵鴇羽四牡諸作無非孝子行役之詩唐人以詩相贈遺京華祖餞大扺緣歸覲而賦者爲多至以客於外省覲無日征衣手線東野之所爲悲吟而隕涕矣吾師年甫强仕即棄官歸養乃方及瓜代而以蜚語被議解組後留滯者三年僧寮獨處望雲思親每於暮鼓晨鐘燈昏月黑之時未嘗不徬徨徙倚對影潸然今年冬事雪將歸取數年所作都爲一帙顏曰游子吟兆燕受而讀之喟然歎曰吾師眞純

孝人也夫人必於其至性有不可解之故然後窮通得喪百變於前而其方寸之眞意不汨卽一舉一動一呻一吟皆流露於不自已不然者綿章繪句言雖工無當也古之人一講學而門人歸養者半讀夫子之詩吾知叱馭者皆迴車矣

修禊詩序

三月修禊八月修禊皆古禮也顧修禊之事見於漢志及晉書南史後之人踵而行之者更不一而足獨修禊之事則一舉於唐之歐陽行周所謂貞元十二年與安陽邵楚萇輩同修禊於長安永崇里之華陽觀者是也

再舉於元之王常宗所謂至正二十六年與鄉人周景延輩同修𥙊於嘐城登龍觀之南樓者是也自唐至元季遙遙數百年歐王而外無聞焉余蓋讀兩家之文輙悠然神往而歎古禮之不行於後此其一也余友廣陵徐子蓺農爲閣於所居之右乙酉秋八月既望招諸同人落之是夕也明月正中觴詠互發得七言詩各一章余以爲有當於古人修𥙊之義因取以顏其閣翌日徐子彙諸同人詩爲一冊屬余序余爲詳考顛末著於篇庶傳諸好事者知修𥙊之禮常宗後又數百年復行於吾輩也

閨秀方采芝詩集序　采芝名芬大興人

文章之道不可以有所爲而爲之也況於詩者所以道性情乎唐以詩取士宜乎應制舉者家蘇李而戶沈宋矣而所傳試律多萎薾不足觀是何也青衿之子非盡天姿卓犖軼倫超羣之才其豐腆者有外誘之紛其嗷素者有饑寒之累求知溫卷如寢關曝繭之不遑雖有聰明日以蔽錮及幸而弋獲又以爲筌蹄而棄之矣豈非有所爲而爲之而爲之終不至歟若閨中之秀則不然無科名之歆羨無官職之希冀無交游聲譽之馳騖於此而有負異稟承世業者出焉必能滌慮澄思有鵠

祀舉子所萬萬不及者旣無計功謀利之心則字泰定者天光發焉嗚呼是安得而不工乎釆芝爲君友方君藕塘之女垂髫時余讀其詩而異焉年甫及笄巳嬀古人堂奥今其叔父介亭筮仕湖南將兄弟挈家以往釆芝自幼隨宦東南名勝之區題咏殆遍今又將以洞庭之波衡岳之雲大昌其詩其所遭何其幸與余比年來薄宦都門與二方結莫逆契每倣車轔馬自官曹歸輒挈二方之廬作中道憩釆芝有所作必以示余茲且隨侍遠去余亦齒落髮白逝將歸老田間他日班姬之史韋母之經釆芝所以自有千古者應愈進而愈上而余

老人寂寞將廬遷延趙蔭尚可於郵筒往來快覩其全
豹吾知其不以有所爲而爲者必無所爲而不臻其極
矣於其行姑書此於詩卷之端以爲之券

汪恬齋先生詩集序

兆燕十三四時侍家大人讀書揚州暇日隨諸賓客游
城南葭湄園主人出一編示客客傳讀交賞兆燕從旁
竊觀未測涯涘然已能强識數語向儕輩暗誦之後往
來吳越間吳越間詩人多言揚州汪恬齋先生者兆燕
曰是葭湄主人也余童時即識之已卯春復客揚州而
先生歸道山已數年矣兆燕自見先生詩服膺者三十

載竟不獲以其所業就正先生每獨過葭湄圜烟巷水白亭宇半傾輒侘傺不怡而去庚辰秋聞揚人之望幸者葺治林亭至於南郭葭湄圜又重新焉乃復過之遂與先生之子椒谷相識訂文字交既得讀椒谷詩復向椒谷請先生全集讀之乃知先生蘊藉深厚醇粹沖融蓋於詩中獨得正大之情中和之氣而向之剽竊一二流連景物之句遂以爲先生詩者殊可笑也辛巳落第南歸舟中無事復取先生之詩日讀數過因慨想三十年中如夢如幻昔之共游葭湄者不但老輩零落即同垂髫髮年齒相齊者亦半爲異物而家大人老病家

居兆燕不獲日侍几杖猶逐逐於輭紅塵中而卒無所遇也咎滋甚矣

吳鈍儂詩序

四十年前余客揚州一時皖江詩人如方南堂馬湘靈輩皆以風雅名宿掉鞅於竹西紅橋之間余以稚齒追隨其後與諸君子作忘年交江淮人士數雅材者必以桐城爲稱首後二十年再客揚州則老輩凋落流風盡矣數年來一官落拓齒髮漸衰無復少壯時意興而於皖江友人往來茲土者獨喜與唱酬需洽如平生懽此亦莊子所云跟位其空聞足音而喜之意也鈍儂先生

以名孝廉注籍縣令又以中正榜擢國子學官皆未任而以簡拔先來與化爲鄉校師余見鋏儂之初至也其氣豪其言皆有物旣心折之後以公事往來交譙無虛日因得取其全集讀之而嘆其才與學之不可及也夫以鋏儂之才與學陟金門上玉堂燕許沈宋自可比肩而乃冷官數載留滯海濱徒以瘠土饑黎紓軫其嵩目腐心之嗟嘆而發爲咏歌讀鋏儂之詩偉其志而不能不慨其遇矣然鋏儂年富氣盛今且報最以遷其施設正未可限量他日昌其身以昌其詩者必大有在而方焉諸君子亦且爲禽息之隂慶也與

盧復菴詩序

詩緯含神霧云詩者持也劉熙釋名云詩者之也是二說者一取義於手一取義於足蓋嘗論之人不能徒手以終日也文士之簡策武夫之弓矢農之耒商賈之轡各有所持有不可以相易者矣人不能禁足以終身也川行者資舟陸行者資車適楚粤者北其背適燕代者南其踵各有所之有不可以相隨者矣故六經惟詩爲天籟委巷歌謠閨房晏笑皆足以自鳴而不設之程度至後世之論詩者揣聲按形絲章繪句定之爲格分之爲品盤之爲主客之圖劃之爲初盛中晚之界噫是何

異於攣其手而鈦其足耶於以欲其執之而不舍行之而不懈焉難矣復菴盧君慷慨多幹才生平寡所嗜綦顧獨好爲詩爲秀水丞數年吟帙盈宮一日盡出其詩以示余而索余言以爲弁余因之有感焉夫人少年束修立志遠大其胸懷未有不爽朗自喜者迨沈淪卑位屈伏無以自伸包苴竿牘與手習旌軺馬廏與足習苟非有君形者存亦安能嘯咏自得絶無所動於中乎復菴於是爲不可及矣我

國家任賢使能不限資格多有以下僚而洊膺顯秩擁旄鉞者昔人謂本流既大不能復唱渭城復菴勉之執

之而不含行之而不懈由此而守牧而卿尹終其身如哦松之日焉則於道其庶幾乎

王介祉詩序

唐詩人唐求以其生平之詩貯之大瓢浮之於江而死而微之樂天至互錄其稿付之兩家後人若惟恐其不傳者元白何自愛如是而求何太不自惜如是哉噫吾知之矣元與白處豐適之境生平無求不足所冀者惟身後名耳唐山人窮約困頓其生也不足自存其身後之名又安足以潤枯骨故憤激而投之於江而不顧噫其亦可悲也已吾友王君介祉詩益工遇益窮奔走於

四方者二十年所如輒躓年未四十卒以客死今其弟次岳裒其遺集請太史袁公為之序將付之梓人而屬余贅一言於其後余曰此則次岳之事耳於介祉何有哉使介祉於棲屑無託之時有人欲持其詩為弓衣之繡碧紗之籠者吾知不若惠以一裘贈以一綈也今介祉死矣從此而人人以其詩瓣香而尸祝之豈復有絲毫裨補於介祉哉少陵云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余讀介祉之詩益以重悲介祉也

吳二匏司馬詩序

二十年前余在新安與路口二吳結文字交伯子松原

仲子二匏有蘭蕙林詩文合刻余已弁一言以爲之序今年秋松原寓書於余索序二匏之詩嗚呼余何忍序二匏之詩也哉憶余初識二匏時更唱迭和一月必有數篇一年遂成一帙同學者或譏其作爲無益逮二匏獻詩
行在
召試得官一介書生受
聖天子特達之知置身華要詩於此何爲無益也乎然吾謂詩眞無益於二匏也二匏少小不出里門兄弟相依不離跬步日侍寡母之側以相娛嬉雖蕭然居荒村

而俯仰足以自適自奉職西清違離膝下夢寐傍徨無日不以母兄爲念及外轉一官冀獲迎養而下車旬餘其身遂歿母與兄並未得一言永訣嗚呼詩之爲益於二䰘也顧如是乎使二䰘謇吃無文不知風雅爲何物而終其身不出里門兄弟相依不離跬步日侍寡母之側以相娛嬉也二䰘之所益大矣今序二䰘之詩而適聞太宜人之訃既以增余之悲而寄序於松原知又益以增松原之悲也嗚呼余何忍序二䰘之詩也哉

謝蘊山太守寄餘草序

揚與潤雖分郡而治而樓櫓雉堞對影於烟波出沒間

相距僅一舍所編修謝公由詞垣擢守鎮江時兆燕已
教授揚州五六年毎於京口友人傳誦公之篇什雖零
章斷句必心誌之然官守有局不敢渡江而爲踰境之
謁也甲午春公遷揚州兆燕乃得於版謁之暇讀公
集於是數年來所竊誌之句無不一一窺其全豹如登
縣圃而觀玉也如入鄧林而度材也如過宮錦之坊而
披其纘繡也竊疑夫公之耽於吟事如此其於官事得
無有所遺歟抑亦如古之坐嘯畫諾者之不必親其事
歟乃公則日坐堂皇理庶政綱舉目張百廢具舉於是
益嘆公之才之不可及也夫本流既大即不暇唱渭城

一行作吏此事遂廢人人嘆之公則事益劇心益閒恬吟密咏曠然怡然絕不似身在簿書叢委中者公常曰心暇故神清神清故其政不苟斯言也政之本也亦即詩之源也公之不可及者又豈獨其才也與公自爲諸生及登館閣所著詩文甚夥今偶舉居鎮江詩數十首付之剞劂名曰寄餘草盖公之心所寄者大而其餘獨寄乎詩也太白云賢人當重寄天子借高名請以爲公詠焉然公家太傅雖受朝寄而東山之志始末不渝則公視公之所寄又何一非餘也與

楊夢羽詩稿序

余前年游虞山見明詩人楊夢羽手稿二冊其子孫珍秘之蓋三百年矣今年客兩淮都轉盧公幕中爲公言之公欣然致書於督糧胡公向楊氏索其稿將授剞劂氏時江陰夏丈震軒見之歎曰有是哉三百年前故紙堆中之物至今乃大發其光也使夢羽當時隨手散棄則其爲灰燼也久矣吾少隨先師楊文定公游方從事於心性之學後爲國子官掌數省書院教專意治經不暇爲有韻之語今老矣惟以吟咏性情自適其天而已顧與之所至或口號而無稿或脫稿後不自收拾故詩雖多而存者益寡請自今年始效夢羽皆錄之冊數百

年後或亦有都轉盧公其人者未可知也余聞夏文之言而有感焉昔劉賓客白太傅以其唱和之作裒爲兩軸一付劉之子一付白之姪唐求貯其詩於瓢浮之江人得之者皆知其爲唐山人詩瓢也然則操觚之士殫精苦思槁項黃馘而欲播其名於後世者其先自爲寶惜也與

五人詩社序

古者三人爲衆五人爲伍才相均學相儷性情相洽一時而有五人可謂盛矣眞州詩衢也結契山水吟弄風月者無慮數十百家而方君竹樓元鹿介亭和吳君晋

堂崇桂蕭江崇政詹君石琴擘堂獨爲五人之社此五人者才相均也學相儷也性情無不相洽也一月必數聚每聚必有所作奇則共賞疑則共析當其吟興飈發逸情雲上五人相對直自以爲嶽之峙星之聯味之爕和音之協比天壤之大無有足與其豪末者嗚呼斯亦至樂也已昔歐陽公作睢陽五老之會其詩與圖至今傳寶之五君者各負其文章經術用世之具而年俱富强將各展所學以策名淸時他日游宦四方分鑣以騁雖千里詩筒可以互答而求如今日一室之中嶽峙星聯味爕和而音協比則必俟槁項黃馘亦如歐宋歸田

之後吾恐精亡氣衰必未能若今日之樂矣五君以余言爲然而懼斯會之不易承也乃繪之爲圖而屬余記所言以爲其詩帙之弁

新安七子詩序

憶乙丑之冬隨先君子入新安至今忽忽已三十年其時朋簔往來前輩有曹震亭鄭松邁諸先生稱老宿同儕則二吳（松原、二蜿）二方（集三、東來）各擅美才每相角不肯下余每自休邑入郡城即與諸君子登潛虬之山望雲門之峯分韻唱和必數日然後去甲戌之春先君子致仕歸里余時下第居京師不獲與諸君子別逮今三十年每

逢新安人士無論識與不識皆依依同臭味而歲月遷流有如逝水昔年杯屐之交半爲異物今年秋吳大松原來揚訪余官署爲言近日七子之才嘆羨不置余亦以未得交其人讀其詩爲憾冬日吳子張子同來投謁并以七子詩見示謙讓作弁言余以耳順之年匏繫冷官舊學日蕪幾如廢井七君子者方若發穎竪其光上騰摛埴索塗之人又何能以爲糠粃之導然莊子不云乎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跫然而喜見新安之人讀新安之人之詩無異新安江上搖艇重游也益不禁今昔之感也已

許月溪詩序

吾鄉三十年前以風雅自任力追古人者惟比部吳岑華先生憶兆燕童丱時隨先君子往來於岑華之溪上草堂惟時座上賓友則有章丈晴川吳丈文木一時唱詶之盛甲於江淮一日岑華舉許君月溪詩有云風來小院花如雨門掩深山日似年共相吟賞余時雖未知詩然已能心解其意謹誌之矣後數年始知許君為吾黨獨行之士又數年始得交於許君許君家故貧居荒村中授徒養母門前桃花數十株映帶溪流暇則手一編長吟花下見者意其非常人然其貌寢而性樸不

喜與城市聲華子弟游以故里門外罕有知許君者今上振興風雅仿唐人取士之法遐陬僻壤無不爲聲韻之學

翠華南幸吾鄉英異之才以獻詩蒙顯擢者疊有其人而許君抱其所學日孤吟於荒村老屋之中君不知人世間有衒文干遇之事嗚呼許君之於詩其眞無所爲而爲之者矣唐之詩人無過韓杜然少陵之三大禮賦昌黎之上宰相書每讀其文輒爲泚汗朱居士之鷹唐山人之瓢蕭然世外獨有千古其視樓頭沈宋亦何殊蟬露之於蜣丸哉余頻年奔走衣食舊學日蕪不復能

陶冶性靈步趨往哲毋一歸里必過許君之廬求其詩而讀之未嘗不嘆其風骨神韻日健日遒有非塵勞中人所可及者莊子云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丁之解牛扁之斲輪其心蓋有獨樂乎此者豈嘗以是爲徇世之具哉今岑華諸君墓木已拱而余與許君亦復漸就衰白酒闌更深回思三十年前往事不禁相對長喟昔人喻此身爲露電泡影所不可沒者惟此區區耳燃燈續藝余安得不自顧而瞿然也

趙甌北詩集序

古人謂胸中有萬卷書足下行萬里路然後可以下筆

爲文是二者一可以自己爲之一不得自已爲之者也窮約之士有志讀書懷餅就抄坐肆借閱無所不可至欲千里裹糧則力絀矣且假假安所之乎故四牡皇華大抵非北門詩人所能賦也甌北先生於書無所不讀徵引故實如數家珍濤猶瞀儒讀之舌撟而不能下扈蹕長楊北逾邊塞從軍洱海南越滇黔擁麾百粵之地叱馭五嶺之鄉身在行間謀參機要凡夫山川阨塞林箐險阻氣候寒燠之殊風俗剛柔之別靡不見諸吟咏大放厥詞萬卷之書既足以供其驅遣而耳目未歷之境雲詭波譎又足以震疊而張皇之然則天之所以昌

其身而昌其詩者豈人之所能望而亦豈先生之所能
自主者乎昔宗炳晩歲張名山之圖而臥游之今先生
悅志林泉游屐不出數百里外手此一編時自省覽即
以爲臥游之圖可也後世子雲未易可得千家注杜百
家注蘇是所望於來者矣

張淑華閨秀綠秋書屋吟稿序

三代以前女子無不知書故三百篇多閨幃之作而姓
氏無傳焉自後世德教衰治經之士以此梯榮而謂婦
人無與乎此故一二著作家如蔡文姬班大家遂若景
星鳳凰之爍人耳目至鄙學瞀儒反有泥無攸遂在中

饋之說而謂泌穎之事非閨中所宜者則尤恂愗之見也淑華夫人為吾友黃子秋平之配於詩無所不工或以秋平之貧為嘆而謂夫人之命適窮於詩余曰是何言也秋平學古人之學其子無假年甫志學而讀書等身詩文皆驚其長老瓜牛廬中父子夫妻更唱迭和肅如雍如似集艮友揚州城中豈屋鄀家持粱刺齒肥者有一能如是者乎昔王籍名在逸民其妻別入列女分耀史策千古𥡴之他日文苑傳中三人同垂不朽則天之賚之者為何如而區區以太夫人不忘挽鹿車時期之抑目論矣

學宋齋詞韻序

詞之體上不可以侵詩下不可以侵曲惟韻亦然顧林亭撰音學五書謂今人所讀之聲古人不知也漸入漸譌遂失其本音耳余心韙其言嘗怪詞韻踳駁苦無善本其韻有半通者輒注如某某字之類學者將何所適從詞之有姜張猶詩之有杜韓塡詞用韻而不步趨姜張汎濫固失之放拘守亦失之隘矣今觀四子所輯考覈既精刪併更確將見海內倚聲之家人挾一編而詞韻自是有定式豈非藝林之快事乎

道光歲次丙申孫琨謹編次

曾孫醻

醍校字

棕亭古文鈔卷之六

全椒　金兆燕　鍾越

曹忍菴詩鈔序

詩以道性情而詩之教則曰温柔敦厚吾嘗持此二語以驗諸古人大抵其性情厚者其詩未有不厚者也有唐三百年作者無慮數千人而性情之最厚者無如杜工部故工部之詩傑出於三百年中亦無如其厚者其意厚則其氣其味無不與之俱厚生逢堯舜君不忍便訣絕嘗擬報一飯况懷辭大臣嗚呼何其厚也余自弱冠奔走四方識天下之詩人甚夥然交游往來獨見其

性情之厚者惟忍菴曹君一人忍菴交余最晚而愛余最摯余年幾倍忍菴而忍菴不厭余而疏之賞奇析疑勸善規過惟余言之爲聽余嘗諦察其事親交友之間無不將以纏綿敦篤之意忍菴性情之厚蓋得之於天故其詩之厚亦如其性情而非力學之所能强者忍菴作詩十餘年篇帙已富今年甫届而立自取其十餘年之作汰存若干首付之梓人而索余言以爲弁余知忍菴之深故推本言之使海內讀忍菴之詩者如見忍菴之爲人也夫忍菴於事親交友間既人人知其厚矣今行且敭歷

中朝翺翔

輦下眷阿忠愛之忱其流露於筆墨者不知更當何若

他日全集既成必有駕會昌一品而上者余雖老尚當

有以序之

蘭堂詩鈔序

甲辰冬日寓居康山之麓課花閣中寒窗短晷旅思紛

如羅君庭珠以其先尊人蘭堂遺集見示且以三都皇

甫之役諈諉於余余因之而有感也憶余年十三四時

隨先君子讀書揚州下榻於羅氏之宅其時枲文先生

高年碩望屏跡家居長子東萬先生才名冠兩淮第四

子霈材先生蘭堂之父也以名諸生抱出羣之志同懷兄弟七業俱成與余同年共硯席者則東萬先生之第三子本儀字逵羽是時羅氏宅尚食指數千爲揚城甲族後十餘年余以公車北上過揚州謁霈材先生則不第其父與兄不可得見而逵羽之與余同歲者已墓有宿草矣後十餘年再過揚州而霈材先生歸道山蘭堂閉戶著書罕接人事又十餘年余官教授來揚州則蘭堂又已物故於今老屋數楹庭珠奉母其中者猶余童子時蹴鞠椽釘處也回憶五十餘年如夢如幻如野馬陽燄不可捉搦昨歲舟泊響水橋肩輿入寶鈔門見夫

闔都出入之衆臂相交趾相錯者與五十年前曾不少異而細數其人其爲五十年前之人者有幾乎今余與庭珠共朝夕且爲序其先集以應之再數十年庭珠憶今日其亦如余之憶昔年也庭珠年尙少已能以風雅世其家聲蘭堂詩不止此此沈鮑兩名家所愼選而出者管中一斑可以知全豹矣

岳水軒黄歙吟詩序

古之傑才多出幕府少陵終身不偶而嚴中丞猶能以工部員外倅昌其詩後世無版職故儁出之士磨眉鼻作書者但因人作遠游而已昔晤水軒岳先生於都下

爲余道其生平游歷甚悉今先生巳歸道山而令子捧其最後游稿黄歙吟見示歙爲吾少年游憩之地而齊安則入楚時停泊登眺處也展卷莊誦如尋舊游因思先生行萬里路時一鞭馬上意氣如雲而今日蕭寺一棺塊然於黑月空廊之際舊日相識無過而問之者入生世上其眞如蜉蝣衣裳不足以把玩也雨後秋燈惝悵書此紛來百感不知所云乾隆丁未七月旣望書於邗江旅寓之秋聲館

俞耦生西洽展墓錄序

余先世本浙西人自始祖遷全椒以武勳爲百戸年少

從戎失其祖父名字故後世子孫入浙求譜不得左驗
流於兆燕已十有四世矣每過武林無由訪先人之家
墓卽交游中有杭州金氏者亦無由聯綴宗支辨別昭
穆芒乎芴乎徒付之浩歎而已俞子耦生遷揚州甫兩
世殷殷然懼先世之貽謀一旦隕越西泠展墓冒雨登
山於其阡壟碑碣一草一木之微靡不曲討詳稽傳之
不朽余讀之再三感喟乃知聖賢冢墓之記爲功者大
而讀書之士未有不以敬宗收族爲重務者也俞氏累
葉以文章名世爲西泠望族可儀堂之遺書海內傳誦
其聲光所被自足以映徹九泉而耦生兄弟身其諸子

姪又以風雅文學噪譽江淮譬之草木宗生族茂盡發扶輿之靈氣於其旣也必以其條幹移植別區然後益加繁縟蓋取精者多收效斯廣理固然也他日邗上子孫必有與西泠同其盛者請以吾言劵之

鄭蘭陔蜀道詩序

蜀中山川奇勝自少陵題詠後乃如五丁開鑿始闢鴻濛自是游茲土者靡不鐫鑱造化力竭其才以與景物相赴逮

本朝漁洋山人蜀道集後轢百家爐吸萬狀而奇觀止矣蘭陔鄭君以閩中著族積學工詩其譔著皆能嗣其

先世一日與余遇於都門出其橐中稿見示則皆赴任時蜀道中詩也雄傑蒼秀不名一家而於古昔興廢名賢遺蹟之地尤流連憑弔三致意焉今人所號稱能詩者類皆批風抹月覓閉門之句及至躬覽形勝轉苦儉腹枯窘索然如寒竿廢井之無以自見以是而欲入主客之圖自命騷雅蓋亦可惡也已蘭陔有幹局擅能吏才作令數年卽書上考擢要職而於堆案相仍之下益富吟帙昔坡公謂錢穆父電掃庭訟響答詩筒以觀蘭陔不信然與今蘭陔復奉

簡命仍赴西川感興所至必又有大殊於昔者昔少陵

履至蜀詩境皆各不同漁洋蜀道集與雍益集亦各殊異祖餞之下攬袂依依他日郵函遠寄更誦新篇當不須再披棧道驛綱之圖而已如置身於劍閣也矣

羅雪香詩稿序

歐陽公云物莫不聚於所好而好常得於有力吾謂詩文之事尤然小邑村巷之人僻處窮門朝夕鄰里抱一卷書孳孳謀生之不暇雖有異才奇質而限於見聞未易觀厥成矣羅子雪香余世講也少年時見其在家塾循循讀書好爲奇字之問余嘗以英俊目之近數年作客楚中歸則詩卷束牛腰不下千餘首余間取而讀之

謂之曰子少年才力如此老夫甘拜下風矣雪香以豪上之氣壯盛之年客居漢上日所交接大抵皆席豐履厚酣豢之子而雪香一客數年絕不染浮浪之習偶有贈答若老頭巾訓子弟語兩年來屏居里門作南陔白華之養無日不讀書亦無日不作詩余寓廬與雪香居處最近不數日卽持所作見質不以余爲老耄而棄之余亦樂與之談賞析不倦乃知雪香之所好專在於是篇帙之富有若干首今擇其最稱意之作付之剞劂雪香勉之爲之不已必以是名昌其詩正所以昌其身也余老病將歸頗有繼見之志他日一棹邗江重逢舊雨

並讀新作當可滿引一觴而爲之續序也

汪訒菴于役詩序

昔宋歐陽文忠有于役志而前明嚴介溪亦有于役賦介溪之爲人不足重故其文無道之者歐陽之志亦第紀其舟車之經歷頓泊之歲時而篇什亦不著焉豈非勞於形者攖其甯固有所不暇也與訒菴汪君以都水郎官督修

泰陵往還數旬旣蕆事出其囊中之作遂已盈帙是豈獨其詩爲不可及哉吾知其幹局有不凡者矣六官之事惟考工爲最繁鳩數十百鳥合之人侍數十百淩雜

之物稽其良楛察其勤惰營造有式程限有期是雖貧窶精彊之人未有不朝奮而夕効者乃設菴於雜遝煩囂之地條理秩如不事張皇而

欽工已竣塵坌版築之間密詠恬吟無異於左熏爐而右茗椀者惟其整是以暇以此爲相則謝安石之圍棋賭墅也以此爲將則祭弟孫之雅歌投壺也又豈區區志與賦之所可並埒者哉

方竹樓詞序

丙子丁丑間余客儀徵冷署得與方君竹樓時時覿面竹樓愛作長短句余每倚聲和之詞箋往來一月幾數

十紙嗣是入運使幕十年作教授十二年皆在揚州與竹樓相距數十里每相見必以詞稿相賞析今年夏竹樓聞余將遷官入都郵特命櫂來與余別且出其詞索余一言以爲弁余謂詞盛於宋元而宋元以來詩人兼能詞者終鮮則其難易可知也經生腐儒謂塡詞能壞詩格而戒人勿爲余曰此語不但不知詞且不知詩也古人以溫柔敦厚爲詩教至白石玉田草窗輩謹守此四字以爲詞而遂集大成於千古蘇陸諸詩人或斂手焉詞亦何負於詩哉竹樓詩豪縱雄偉而詞則專仿姜張無東坡稼軒滑易之習左畫圓右畫方眞異才也昔

日嘗謂前輩詩詞兼工者惟厲孝廉樊榭今其墓木已拱而揚人詞學之精無如閔徵君玉井及江橙里雲溪叔姪茲竹樓重與余會則橙里遠游雲溪臥病玉井一老頽然如枯木之枝余亦忽忽書驢券不復能與竹樓再倚聲也書罷悵然已亥六月既望

重訂曇花記傳奇序

唐時自金輪修三教珠英而操觚家徵引二氏之書遂如瓶瀉水若網在綱至玉溪薈萃侯鯖鬱爲異彩信乎象白猩脣非貧家奠果者可咄嗟辦也赤水曇花記膾炙人口正如大官廚富於儲偫故隨手飣餖饜人孔多

在傳奇中亦如三藏之有華嚴矣但枝葉太繁排場太板賞心几桉則有餘悅目氍毹則未足也話山先生爲之蕪其冗雜剔其榛蕪腔調之未協搬演之未洽者一一改絃而更張之李大郭軍壁壘改觀赤水有知定發後世子雲之歎耳

程緜莊先生蓮花島傳奇序

緜莊先生今之師伏也昔年試鴻詞不第歸益治經後以經學舉復報罷先生之遇可謂窮矣然先生遇益窮而志益高自兩居

京輦後未嘗復屈有司度蓮花島之作蓋自爲立傳而

與天下共白其欲表見於世者耳兆燕少無學殖曰抱簡牘爲諸侯客以餬其口戊寅冬與先生同客兩淮都轉之幕先生居上客右操槧著書而兆燕不自知恥爲新聲作諢劇依阿俳諧以適主人意主人意所不可雖繆宮商舛拍度以順之不恤甚則主人奮筆塗抹自爲創語亦委曲遷就盡是時老親在堂缾無儲粟非是則無以爲生故澒溷含垢强爲人歡然每與先生一燈相對辨質經史縱論古人因各訴其生平之轗軻既塞未嘗不慷慨悲懷終夜而不寐也是時先生曾爲余言蓮花島之大略而行笥無稿本越七年乃以全部寄示余

余卒讀而深歎之使先生得志而行其所學則邁花島中之奇功偉業當炳於丹青著之史策乃不得已而僅託之子虛烏有爲邋遢瑣刻之觀以悅婦人孺子之目豈不惜哉然先生著書等身從未屈柔翰爲他人借面即傳奇游戲之作亦必自攄胸臆獨有古今則先生於文字之際猶未似其時命之乖蹇也昔王式受狗曲之詈轅固罹飛圈之辱申公胥靡復中翁不獲與友從復作同享其報古之治經者必如張禹馬融輩乃可以恭其身而昌其學然則抱高尚之志者其終於邁花之島也夫

嬰兒幻傳奇序

佛門以童眞出家易修易證性命圭旨亦謂童子學仙事半功倍老子曰嬰兒終日號而不嗄嬰兒不知牝牡之合而朘作古今亦能爲嬰兒者方能爲聖爲賢爲忠爲孝爲佛爲仙三教雖殊保嬰則一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雖然赤白和合之後安浮陀時異歌羅邏時異至於嬰兒已非混沌無竅時比矣讀聖嬰兒傳奇者其勿以爲泥車瓦狗之戲也可

汪半堂制義序

四十年前與半堂角藝邑里每一藝出諸曹偶皆佡佡

俔俔頫首下之余時竊名賢塾諸長老皆爭為拂拭余亦沾沾自喜舉趾甚高然見半堂文未嘗不必折之也後余兩入既聯襟袂復申之以婚姻乃形迹則反疏於童丱時余操三寸不律游東諸侯三十年行篋中無舉子業半堂則授經近邑儁乂皆出其門後生末學經半堂口講指畫必卓然成大家今已齒豁髮禿頹然老矣猶與諸生徒按課程不爽時日嗚呼非深思而有得者顧能如是也與庖丁之解牛也痀瘻之承蜩也輪扁之斵輪也末技之瑣瑣者耳而莊生以之喻道故用志不紛乃凝於神制之一處無事不辦古人之言豈欺我哉

今年春半堂來揚州訪余官舍一燈雨白髮相對黯然追憶四十年前如項領之駒不受羈勒乃忽忽幾時而少年歲月遂付之夢幻泡影中也可慨也夫

吳涇陽制義序 名授晃

唐以詩取士而李杜不登科遇合命也操其技而善之其光有不可掩者矣涇陽先生屏心壹志於經義之中少年斲輪老而彌篤持其所學品藻文圍經其指授者取青紫如拾芥然年至八十神明不衰濡毫入棘闈氣益壯今鐫其晚歲所作一編將以致顧雲鳳策聯華之卷求知已於

輦下吾知五老榜中必見其穎脫焉爾
天子壽考作人耆儒入場卽蒙
特恩異數先生必欲以其文得之而不欲羈長安中舍
布衣而被元黃之誥也嗚呼可謂勇矣唐許棠晚年登
第嘗曰自得一第筋骨輕健愈於少年故金華子謂成
名乃孤退之還丹余玆棠於咸通中貧困甚謁馬戴而
卹之然後名振十哲吾子勉之今日安知不有馬戴其
人者哉丁未秋日書

江成嘉試草序 名德量

余教授揚州五年而登郊薦者邑庠爲多郡庠或數年

不獲一儁竊深自咎蓋博士之官失職與抑諸生之不自發也今年秋學使者彭公歲試揚州召光燕而語之曰舊來新進生分入府學如進者然授之以錞故進額雖多佳士殊少今以前茅置府學中爲諸邑作顏行將來拔萃而起者必大異曩昔矣余聞是言始悟郡庠之所以遜於邑庠也耕耨者種以黃穆雖有良農能爲嘉穀乎鼓鑄者鎔以鉛錫雖有良冶能爲精金乎覆試之日彭公指新進一生曰是儀徵之第一人在諸邑中惟東臺一生與之爲瑜亮耳余諦視之則江子成嘉也喜甚因白於彭公曰此子之伯父與父皆以博學擅風雅

才此子七八歲卽能文旋府學得之實爲厚幸彭公大喜曰吾聞江左有兄弟齊名人稱爲松泉蔗畦兩才子者是其伯父與父與對曰是也彭公曰是眞可謂不鏤自彫者矣既畢試成嘉持其文來謁余讀之既歎江氏之多才且以服彭公之能知人也昔長文孝先繼元方季方之後各著名稱爲漢魏人士之冠余二十年前與松泉蔗畦結文字之交今成嘉與其兄庭凱又克方駕一門之盛豈偶然哉成嘉旣賦樂泮庭凱定將繼之妹先姊行固無書也因書其卷首以貽之

程中之試草序

新安程氏自篁墩先生而後代有夙惠余幼客揚州聞人談自溪太史少年捷悟之事輒爲抃躍後十餘年太史歸田著書余獲爲三徑之游與其羣從子弟分牋授翰於五覞樓中筠榭年甫弱冠蹤厲風發語必驚人與余結契最密後余復來揚州而筠榭之子中之已能入吟席賦高軒又有神童之目璐華之林柯葉相繼益令蒲柳望秋自驚歲月之易得矣今年春以事赴眞州適筠榭送其子就邑令試並車同行借宿僧舍往返僅三日相唱和得數十首中之皆能賡續其句入試之晨余與筠榭攜其左右手鶴立堂皇下見其神宇端定如大

將擐袍臨陣之狀決其必克今果數試皆前茅文字出即膾炙人口昔管輅年未成童已爲一黌之儁單子春謂聽其言論正似司馬犬子游獵之賦蓋才鋒既淬發不可當非鈍根人所能强擬也夫龍媒之生冀其千里豫章之木期爲棟梁遇合命也積學力行在我而已荀子云少而學如日出之暘筠樹故常自教兒余更以是言爲客座之獻

程謚齋試草序

余與筠樹先生訂交三十年其諸郎君皆楚玉之秀穎君仲文以神童之才早入黌塾余既弁數言於其角試

之藝而梓之越九年中之以第二人食廩餼而季弟謐齋亦游於庠人未嘗不歎庭訓之不可及也然亦知鈞榭之所以教其子者乎鈞榭之言曰子弟必先處以闃寂之境而後可以攝其神智而用志不紛城市之中非讀書地也於是挈其家而居於柘溪者凡六寒暑漁歌樵唱而外耳無所聞也湖光山色而外目無所見也烟霞書卷交瀹其性靈故發而爲文自有超乎塵壒之表者他人卽強效之而雅俗既判仙凡遂殊矣鈞榭屏跡柘溪偕父子相唱和而不交一人今中之才名已與乃翁相埒其諸弟又聯袂而起人之樂有賢父兄也詎不

信哉

程平泉試草序

昔人之以兄弟齊名者指不勝屈而王氏三珠勃爲著竇氏五桂儼爲邈再索之英力致競爽不得令腰鼓議評勝其口說也平泉爲中之之弟謐齋之兄中之前十餘年即以神童游庠塾前年謐齋亦入黌序人或有姊先姊行之歎乃平泉學益力文益工今年中之中拔萃科平泉遂入郡學爲余上首弟子白眉之名一時鵲起余乃歎程氏之多才而吾鈞樹先生式穀之教爲不可及也憶昔與同社諸君子賦詩飲酒於鈞樹齋中中之

方十餘歲平泉謚齋皆不滿十齡而授簡秩如必使置之汝穎之旁無敢有與比含羣兒爲騎竹探釘之戲者後鈞樹挈家居柘湖以烟波魚鳥之趣發抒性靈鼓盪眞宰每有所作必使諸子繼組之以爲樂故中之平泉謚齋三弟兄皆有連步接武之目而其餘繼出又皆瑤環瑜珥稱其家兒古人以多男爲多累如鈞樹者有鸑鳳而無虎豹雖至漢張耆百二十男子又何慮哉

程一亭試草序

程生一亭亡友鈞樹先生之少子也丁亥之夏與鈞樹聯詩社而其長子中之補博士弟子員以角試藝相質

余喜而序之嗣是乙未丁酉兩年平泉謐齋相繼入泮余正爲揚州教授皆以數言弁其文以行迨錡樹既歸道山而余官京師與中之兄弟相間濶者數載今仍作揚州之客與中之對門而居遂得共數晨夕無間風雨今年十月一亭獲儁游黌其三兄挈之來見以文示余且曰余兄弟皆得先生爲皇甫士安今仍敢以弁言請余聞其言且喜且感憶中之入泮之歲一亭始生余與同社諸子縱飲錡樹齋中一時意氣甚盛後余官於此而錡樹攜家居寶應之柘湖六七年始歸歸不數年而沒今余重游於此而昔年詩社中人大半不可復見獨

余頽然一老備見其兄弟四人之文而爲之作序其亦可慨也已中之畢㧞萃科文譽翕然明年秋賦四子同登鈎樹可以無憾抑余聞之古人願爲人兄不願爲人弟一亭十歲之後怙恃俱失而少年數亶不讀底下之書不交浮華之友與諸哲兄怡怡一堂日以誦習爲事昔羊堪甫生五子長和最少早孤而羊叔子大爲獎譽蓋有以也一亭勉之焦明六翮老夫當拭目以觀矣乙巳仲冬日

朱方來錦千兄弟試蓺序

古人於大功同財之兄弟並席而坐易衣而出處同方

學同師故康樂惠連並非同父而池塘一夢獨有今古也余昔年教授揚州即聞揚城朱氏兄弟能行其德有古人風近年自國子官請急南歸仍客邗上朱師周翁因其子方來與余兒臺駿襟袂相連乃命同其兄配青從游於余時配青已入泮方來方應童子試愔愔大雅無佻達苟且之習聞其叔父履吉翁亦善教其子其子錦千早有文譽今年春方來錦千分占江都甘泉籍應試郡太守各取冠軍兩邑之人無出其兄弟之右者學使者來試兩人遂同雋焉試既竣方來偕錦千持其文來謁余英英玉立皆大成之器古人云一第溷子耳此

二人者豈長以之矜溷者乎萬里之程始於發軔吾所以樂其始者正將以觀其終也此時師周翁之母年九十神明不衰子五人一堂養志諸孫十餘人皆克家能文古所謂王氏一門人人有集者不過是矣家之昌國之瑞也紫芝朱草不可於如鍼如豆時見之耶茲兩人鐫其同試之作以問世余因題數語以爲之弁使人知兩生之善學由於兩翁之善教也

道光歲次丙申孫琨謹編次

曾孫隯

隄校字